

走窑人的歌

韩忆萍



走窑人的歌

韩 忆 萍



850
4494

版社



北京出版社

走窑人的歌

韩 忆 萍

北 京 出 版 社

1965年

走審人的歌

韓 亿 萍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5号

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· 印张：3 1/18 插页：2

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7,000册

統一书号：10071·765 定价：(7) 0.30 元

目 录

上 輯

走窑人的歌	3
一 苦藤結苦瓜	3
二 陷害	9
三 骨肉分	16
四 怒火烧	21
五 矿山紅	24
六 矿灯	29
生 死 状	35
一 火坑	35
二 鉄公鸡	38
三 老成的死	44
四 憤怒的夜	50
五 辯理	54
六 濺血的麻鞭	59

七 老桑树下·····	62
八 追悼·····	66
九 阴谋·····	68
十 告急·····	70
十一 高飞·····	73

下 輯

六 姐 妹·····	79
矿 山 行·····	96
老 矿 工·····	98
公社山水·····	101
后 記·····	106

上 輯

走窑人的歌^①

一 苦藤结苦瓜

千头万绪从哪里说？
听我编一段走窑歌。

矿灯虽小还红橙橙亮，
井下我三十年不见太阳。

九月霜打独根草，
十岁上爹娘都死了。

① 走窑——在旧社会，到煤窑上干活，称为走窑。
走窑人就是矿工。

十岁头上頂矿灯，
下井和石头把命拼。

捧一盞矿灯挂盔沿，
心里头陣陣凉风卷。

頂着矿灯去钻黑窟窿，
肩膀上套上了七股绳。

煤筐拉起千斤重，
苦孩子咬牙来卖命。

白汗順着黑脖子流，
七股绳勒进肉里头。

鉄軌上滴着汗、血、泪，
矿工受的是活罪！

不知啥时灯閃眼，
再也見不着井外的天。

二老板白秤杆在井口坐，
糠里榨油他好可恶！

少拉一斤扣五十斤，
千方百計他害穷人。

大小工头听他的话，
一手遮天他权势大。

上井来口里似火燎，
要喝口凉水得上水槽。

水槽是他白秤杆安，
不给现钱就拿衣裳换。

白秤杆是只恶狼狗，
吃人吮血还啃骨头。

矿工身上榨来的钱，
矿主盖楼他修花园。

白秤杆是矿主的一把剑，
他领着爪牙一大串。

私捐私税想办法搜，
矿工的工钱随他扣。

拉煤拉了二十年，
拉得人瘦骨头干。

苦藤上结对苦瓜瓜，
三十岁那年我才成家。

水连水来云连着云，
采煤工老王是介绍人。

伙伴们庆贺我有了家，
走窑人碰杯溅泪花。

光棍们不会补衣衫，
我家里到井上做针线。

手拿起針綫剛出門，
迎面來了個喪門神。

白秤杆攔住她死盯着看，
蒼蠅圍着蜜糖轉。

“聽說美人兒手藝巧，
你給我縫件緞夾袄。”

“只會縫破不縫新，
縫緞子怕鏽了我的針！”

“你會縫破這好辦，
我撕破了身上的新綢衫。”

“巧針不給你縫衣裳，
我嫌你渾身的銅臭！”

白秤杆耍野他還要追，
氣炸了肺我擰斷了眉。

罵一声：“白秤杆你好无礼，
我手里的煤鑄可不认你！”

白秤杆欺我人单寡，
贼来了爪牙把我打。

采煤工赶来把鎬头掀，
流氓們哄散一溜烟。

平平气来压压火，
老王不断嘱咐我：

“要想咱們不受欺，
走窖人必須心要齐。

“再有啥事要告訴我，
大伙替你出主意。”

二 陷 害

“煤黑子敢跟姓白的碰，
倒看看你硬是我硬！”

狐狸、獾子凑一伙，
白秤杆叫工头謀害我。

未曾下雨先打雷，
当晚就叫我去挖煤。

老王劝我留一份心，
紧防着毒蛇要咬人。

想起白秤杆这老混蛋，
酒足肉饱他暗盘算。

巷道里他害死多少人，
井底他摆下害人坑。

多少矿工血流干，
多少妻女他霸占！

明摆着工头子向着誰，
硬逼我旧巷里去采煤。

“新巷道还有满膛的炭，
这旧巷再挖太危险！”

“少說废话快快干，
这儿的煤渣我喜欢。”

咬牙拖鎬往煤洞里爬，
頂板上刷刷“落雪花”。^①

“这頂子說話就要塌。”
“我不怕死你还怕？”

① “落雪花”——煤窑頂落煤渣，塌頂事故的預兆。

有心扔鎬往巷外走，
工头杈腰堵着洞口。

两鎬下去天地惊，
回头不見工头的影。

丢下鎬头往外跑，
轰隆一声頂塌了！

井下的矿灯化青烟，
井上的亲人泪哭干。

門板抬回个血蛋蛋，
左腿砸伤我气沒断。

腿坏了不能把錢掙，
怒火燃烧伤口疼。

老王帶人把我看，
埋怨我不該把旧巷钻。

出了事故要好好养伤，
老王送来几件旧衣裳。

黑屋子外面雨潺潺，
杏花儿飘落天黯黯。

这天夜里生了小玉兰，
急火烧心我合不上眼。

白秤杆是出名的狼心肝，
我没嚙气他怎算完？

生下个女儿是非多，
这时候添人吃什么？

生下个女儿有盼头，
长大好给我报冤仇！

玉兰娘一边搭了腔：
“砸锅卖铁先治伤。”